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landscape. At the top, there are dark, jagged mountains. Below them, a body of water is depicted with wavy, horizontal lines in shades of blue and green. A small, dark, rocky island sits in the water. In the distance, a line of red, stylized trees or bushes stretches across the horizon.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cover is a solid, bright yellow. The bottom section features a large, dark, stylized tree with many red blossoms, which appears to be in the foreground. To the right of the tree, a utility pole with several wires is visible.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odern.

三陇新画

散文·报告文学集



三院新風

第三屆全國書畫展

散文报告文学集

三 陇 新 画

百色地区革委会、田东县革委会三结合写作小组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、内文插图：尤开民 黄宗祥
俞 涛 二 火

三 陵 新 画

百色地区革委会三结合写作小组
田 东 县 革 委 会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10113·26 定价：0.38元

毛主席语录

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

农业学大寨

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

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？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，叫做自力更生。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1971.10.1 07

目 次

英雄树(散文).....	田 章	(1)
黄作勤.....	红 缨 东江红	(17)
鞠躬尽瘁为人民.....	宗 江	(43)
四个“老愚公”.....	文 农	(61)
降龙伏虎.....	众志成	(75)
改天换地的女尖兵.....	宏 碧	(87)
三灾识英雄.....	启 夏	(106)
“战备塘”记事.....	天 白	(124)
政治夜校外.....	学 文 雨 松	(146)

英雄树

田 章

在桂西的大石山区，生长着一株又一株人们喜爱的木棉树。人们喜爱它，不仅因为它豪放着一片片红艳艳的木棉花，更喜爱它那巍峨粗大的主干，总是全力以赴地以最顽强、最旺盛的生命力，加速度地向上挺拔，直插青天，好象从来不懂得停歇。不管是在“寸土如寸金”的悬崖陡壁上，还是在“滴水贵如油”的高山之巅，它都以顽强的斗争精神，从高山上伸出那漫长而坚韧的根须，不知碰上过多少层崎岖的石壁，又迂回成多少弯弯曲曲的圈子，才从犬牙交错的石缝里扎入山底，争到一点点土层，吸到一滴滴水源。它似乎在向人间宣布：只有经过艰苦的斗争，根才深，本才固，叶才茂，花才红！大约出于这些原因，人们才把粗犷挺拔的木棉树，誉之为桂西万木中的“跃进英雄”。于是，一个赞扬它那顽强的跃进精神的新名字——“英雄树”，也就叫得格外响亮起来，而木棉树这个植物学里的真名字却渐渐地人们的印象中淡薄了。

每年的春分前后，是桂西山区的英雄树开花的季节，那一片片肥厚红艳的大喇叭花儿，真象是安装在枝头上的播音筒，

向着人们播送：春耕时节到了，大家可要不误农时呵！

又是阳春三月了。在桂西田东县三陇大队的重峦迭嶂中，那一株株的英雄树，一片片的大红花，把三陇装点得英姿勃勃，格外绚丽璀璨。三陇啊，只三陇这一个大队就有这么多的英雄树，这不成为“英雄的集体”了吗？

三陇，在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年，已经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先进单位了，她确实是一个英雄的集体。可是，在万恶的旧社会，这里却是一个山穷、水恶、人苦，灾难深重的穷困山村。那时只有封建的压迫、光秃秃的石山、咆哮的山洪、沥雨覆没的葬场，以及锅头挂在扁担上，团结起来向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饥寒交迫的人群……。

记得，到了一九六三年，三陇的山山嶺嶺已经得到了初步改造。可是旧世界对三陇的迫害确实太深重了，苦旱和沥涝仍然威胁着三陇，遇到灾年，也还是要向国家伸手。但这在三陇的革命史上，不过是短暂的过渡。一九六四年，在三陇的英雄史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。就在这一年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，一直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三陇党支部，高举起大寨的红旗阔步前进。从此三陇的革命和生产大大地发展了，三陇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。

三陇的巨大变革，推本溯源，是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广大革命人民，是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结下了丰硕的经济之果。正是因为壮、瑶族革命群众运用了马列主义、

毛泽东思想，所以才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，斗山，山低头；斗地，地换装；斗敌，敌灭亡；斗私，公发扬。所以，才连续七年，年年夺得革命、生产的新胜利。在跨进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年——一九七〇年，他们又夺来了一个金灿灿的秋天。这是三陇生产史上的空前大丰收！全年的粮食总产量和学大寨以前的一九六三年相比，七年之内猛增了六倍，实现了石头缝里跨《纲要》的誓言。贫穷、偏僻的高山深僻，成为广西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一面红旗。因此，人们都很钦佩三陇，赞扬三陇，喜爱三陇。说三陇就是桂西大石山区中一株顽强、高大、红艳艳的英雄树！



三陇大队，是在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暴风骤雨中成长起来的。我们从这个英雄集体的革命实践中，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进一步懂得了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。

不是吗？人们对三陇的称赞和对其他英雄集体的赞扬一样，总喜欢把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句话：“穷山恶水变新天！”

三陇的“变”字当头，首先是从生产的物质条件引起的。地处桂西大石山区的三陇，是个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地方。就是这么一分土，一半分布在峰峰环立的深邃的峁场里，另一半又分散在高山陡坡的石缝中间，这是个“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

爬坡”的地方。如果你攀登过三陇的怪石嶙峋的穷山，那你一定要谴责大自然了。山，为什么安排得这么穷？土，为什么给得这么少？何况，山洪一卷，土又流失了。所以，在这一带，历史上就有“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不雨旱灾；高山苦旱石生火，犄场沥涝半锅汤”的说法。大自然就是这样，几千年，几百年迫害着三陇人民，好象谁也奈何不了它。

这是三陇人民一代又一代面临着的客观事实了。这个客观的存在，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，总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。有人想迁出三陇，觉得人对于自然简直是无可奈何。他们说：要发展生产，就得有一定的条件。三陇是由穷山和恶水组成的，山这么高，土那么少，山洪又这么凶，旱灾、涝灾又那么重，几千年，几百年，祖祖辈辈顶不住、变不了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大寨的经验好是好，可是，地理环境不一样啊！我们的看法还是躲躲好，苗挪死，人挪活啊！

三陇的共产党员和大多数的贫下中农，却有着与“思迁”完全对立的观点。他们首先肯定：要发展生产，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。但是，人定胜天。条件不好，人可以创！“创”的过程，就是物质变精神，精神变物质的过程。大寨的光辉，就是从“变”字上射出来的。“农业学大寨”是全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学，都能学，都能学得好！这就是普遍的真理。在三陇，祖先没做到和做不到的事，就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！

“思迁”和“思变”，不就是两条路线、两种宇宙观的斗争

吗？“思迁”，是知难而退，回避矛盾，害怕革命。就是把山山岭岭看成是不可变的，把自己摆在了庸人懦夫的地位。这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。“思变”，是既承认矛盾的同一性，更强调矛盾的斗争性。就是坚持一切矛盾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转化，这才是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，才是共产党的哲学。三陇的旧的统一体，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破裂，才能使穷山恶水发生质的变化，才能转化为新的统一体，新三陇、新天地才会出现。

我们说，三陇的祖先没能改变三陇的穷山恶水，是有原因的；新一代能使三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也是有原因的。老一代的贫下中农亲眼看到，他们的祖先并不屈服于自然，而是凭着一双手与穷山恶水顽强地搏斗了千百年，才在这个苦旱山区创造了三陇的粗放的耕作史。从历史上看，这就是“变”。难道他们不想大规模地改造穷山恶水吗？想的，肯定是想的。但是，在那漫长的、天低云暗的岁月里，想，只能象肥皂泡那样，一吹出来，就破灭了。当然，小农经济力量单薄是一个原因，而反动势力的统治则是更重要的原因。那时，石山归地主阶级霸占，不能开发；塬场归地主阶级霸占，也不能改造。现在的老一辈都记得，当年三陇的穷苦的祖先，想用地主霸占的一点点土地，挖一口生活必需的水井都不行。反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，就是这样残酷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。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压迫下，根本不允许祖先在较大范围内和较大程度上斗自然，变革自

然啊！那年月，勤劳的祖先，只有当长工、打短工，受奴役与受剥削的自由，没有改造穷山僻的权力。

翻过历史看今天，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闹革命，斗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，推翻了旧社会，创建了新社会。从此，红日普照着三陇，永远普照着三陇。我们说，三陇的新一代是历史上最幸福的一代。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，石山，是他们的，依靠他们开发，开地，是他们的，依靠他们改造它、变革它。对于这一切，老贫农体会最深，看得最清。他们再三叮嘱自己的后生：一定要把“穷则思变”这条革命路线坚持到底！

在三陇党支部领导的政治夜校里，经过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，全体贫下中农在思想上得到了完全的统一。他们几次在开洪峰下的广场誓师：坚持在三陇，就地闹革命！下定决心，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，精雕出一块鲜艳的红瓦。

在三陇，“苍茫大地我主沉浮”的革命红旗高高地举起来了，向石山进军的号角在山间回荡！山上山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“人畜饮水不离村”的千年理想首先变成了现实。三陇的自然界显得俊巧得多了……。客观世界的鲜明变化，又使三陇人民产生了新的飞跃，他们立足于“变”的信心更坚定了，一个更大规模的改造穷山僻的革命风浪掀起来了。

阶级斗争的规律再三地告诉我们，随着革命风浪的加大，敌对阶级就必然要刮起反动的妖风。

在一九六五年，也就是三陇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群众运动的第二年。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，派人飘进三陇来了。他们披着“救世主”的袈裟，架着刘少奇一类骗子吐出来的妖雾，笑里藏奸地向群众宣布：“三陇是填不满的穷窟窿，补不完的烂裤子，山山峁峁穷断了筋，没法改造了。现在，劝你们迁出三陇，搬到平原。搬迁费嘛，我们花！”这个企图把颓废腐朽的唯心主义宇宙观强加给三陇人民的“救世主”，不是以为会赢得一阵掌声吗？但是，回敬他们的是一针见血的揭露和一对对愤怒的眼睛。

“穷，是事实；人定胜天，也一定会成为事实！要‘穷则思变’，不能‘穷则思迁’！”“引诱我们背离毛主席指引的‘农业学大寨’的光明大道，一万个不行！”贫下中农心明眼亮，只用几句简短的话，就揭下了“救世主”的画皮。

在这个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，三陇党支部，带领群众坚持“靠”在三陇，“斗”在三陇。在旧社会住岩洞、当长工、曾经被饿死四口亲人的党支部书记黄作勤，拿出了针锋相对的革命行动“斗”在前，坚持“变”！他领着民兵，顶着暴雨，依靠群众勘察鼻场落水洞，向沥涝作斗争。洞内可能有蟒蛇吗？不怕，钻进去！石洞深处可能有毒气吗？不怕，继续往里钻，非查个究竟不可！他，一勘不成，二勘。二勘不成，三勘。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挺身探洞，百折不挠。落水洞终于查明了，泄洪口扩大了，排洪道挖通了，鼻场千年涝灾根除了！

共产党员和民兵们，以自己降龙伏虎的英雄气魄，有力地

批判了“穷则思迁”的错误路线！

阶级斗争的规律不是还告诉我们吗？在阶级社会，阶级斗争不仅是激烈的，而且它的风浪又往往是迂回的、多变的。这就是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。

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三陇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们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砌墙造地，向石山要粮，搞得轰轰烈烈，大寨式的梯田在许多面荒山上出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跳了出来，他们扬言要占领党支部的办公地点，嘶叫着要“打倒黄作勤，重新分田地”。在三陇出现的这个反动口号，不是偶然的、孤立的。它是刘少奇一类大阴谋家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反动逆流中的一个小漩涡。在三陇，他们表面上是矛头指向一个人，实质上是冲击、干扰、破坏“农业学大寨”这条革命路线。三陇的贫下中农，早就识破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大阴谋。那些家伙的企图是：一面搞垮坚持“穷则思变”、带领群众走大寨道路的党支部，一面打着“重新分田地”的幌子，阴谋打乱各队原有的耕作区，挑起各队之间的土地纠纷，毁掉战天斗地的新成果，分散学大寨的战斗力量。这又是一场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。

面对着阶级敌人的挑战，三陇的贫下中农岿然不动，在“穷则思变”的革命道路上坚持斗争到底！黄作勤和其他领导成员，把群众组织起来，斗倒了敌人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砌墙造地、挖井建塘的人民战争，收到了极其显著的丰硕成果。三

陇的自然界的变化，比前几年更加鲜艳夺目了！

阶级斗争推动着三陇加速度地前进！这就是三陇英雄史的核心了！

的确啊，在阶级社会里，没有阶级间的矛盾斗争，社会不可能从低级向高级发展。三陇的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史，不是也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史增添了令人信服的一页吗？

二

三陇大队，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，团结起来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变革大自然的人民战争。他们“自力更生”、“艰苦奋斗”，七年如一日，从来不懂得停歇，有着充沛持久的挖山不止的革命精神。他们对自然界的斗争，既是顽强的，又是科学的、求实的，可以称得起是“北山愚公”的真正子孙。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”，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我们从三陇这个英雄集体的革命实践中，深入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。

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”，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，既承认物质决定精神，又强调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，从一寸土争起，沿着客观规律向前发展。这就是三陇改造大自然的主观能动精神的总概括。

三陇，见石不见土，寸土如寸金。要“争”吗？就必须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，从“一寸土”争起。这就是贫下中农所说的

“争粮先争土，争土先砌墙”了。在过去，不是有人说过，三陇有几十面石山根本没有土吗？“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了吧！”三陇大队党支部领导群众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，一切注重调查。他们组成了一支先锋队，向那祖先没有留下足迹的几十面野岭进发。没有路就搭起人梯，手攀野藤，硬是攀上了陡坡悬崖。他们查查石窝窝，抠抠石缝缝，嘿，还是有一点点土，只不过是太薄太少了！

土层薄！你就斥责那七、八月间咆哮的山洪吧，就是它给冲散了的。三陇的主人们说，如果我们人人拿起北山愚公的“锄头”，年年“寸土必争”，辈辈“寸土必争”，把石块砌起来，把分散的泥土抓到一起，筑成条条段段的大寨式梯地，山洪不就被战胜了吗？水土不就保持了吗？没有用的青石，不就转化成建设新三陇的材料，分散的薄土，不就转化为集中的厚地了吗？说得对，拿出“挖山不止”的精神，正确处理小和大、少和多、分散和集中的关系，矛盾就一定能够转化！三陇的贫下中农说：“山，虽然很穷，但可以砌墙造地，砌一段就会多一段，石墙一段段地增多了，穷山不是变成粮山了吗？”讲得好啊！“争一寸，就会多一寸”的精神，不就是北山愚公“挖一点就会少一点”的精神的具体运用吗？既然北山愚公的锄头，大有挖头！那么，三陇的“一寸土”，也必定大有争头！大寨人凭着可贵的革命精神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，闯出了宽阔的大寨之路；三陇也要沿着大寨之路前进，在桂西大石山区，闯出一条学大寨的新路！

“争寸土”，就要“解剖麻雀”。三陇贫下中农，就是在“解剖麻雀”的具体实践中，逐步认识了改造穷山僻的客观规律。因此，采用“解剖麻雀”的方法，首先在一点上取得改造石山的胜利，这就是开创变革三陇大自然的第一步。

为了变革三陇的大自然，几位六十多岁的老贫农向党和毛主席表决心，一定要做三陇新愚公，他们组成了三陇的第一支砌墙队——老愚公砌墙队。老人们精神抖擞，扛起钢钎、铁锤上了高山，登上了祖祖辈辈从来没有留下过脚印的陡坡。陡坡上有一块巨大的“卧虎石”，它很象是一只虎视眈眈仰首而卧的猛虎。这是挡在革命路上的“拦路虎”。砌墙队的老愚公，硬是靠双臂加铁锤敲掉了这只“拦路虎”，终于在这块巨石下面争得了一层薄薄的肥土。随后，又从附近石缝中抠来了分散的薄土，用碎石砌成七十多段石墙，争得了共约二亩的梯地，当年就收获了八百多斤苞谷。砌墙积土保墒，向陡坡石缝要粮的规律摸到了！贫下中农兴奋地说：“争了一，不愁万。今天争一厘，明天争一米，一米加一米，石墙绕山千万里！”这话说得有理！这不是用他们的具体实践，生动地说明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统一，这样一个科学的道理吗？

在三陇的历史上，这确实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事件。事件的生动性主要的不是表现在它的物质成果上，而是反映在老一辈为新一代留下了精神上的财富。几位老愚公的亲身实践表明，桂西大石山区的三陇，是完全能够改变面貌的，从而把三陇的子子孙孙引上了“农业学大寨”的革命道路。